

沙發

有時我還會想起當年那人坐在那裏看到了什麼，那個位置的視野應該清楚，可以看見整個混亂的場面，我記得他的坐姿和神態，他的臉龐，卻想不起來他的臉。在整個待在病房的時間裡，我望著天花板不停思索著他的五官，卻好像揉成一團的紙條，微微張開了一點，感覺記憶就快變的清晰，頭就嗡嗡作響並且傷口疼痛不已，四周牆壁旋轉，我彷彿再次從高處掉落，後腳踩在樓梯上踩空，人群裡的聲音瞬間禁聲，延遲每個即將消失的時間，以至於我可以輕易記住每一處細節，棺材張大了嘴巴讓我看見他的懸雍垂，香腸抓住了豬哥亮的肩膀，趙雲的褲子上出現皺摺顯然他想上前拉住我，奶媽滿臉贅肉的表情茫然，腋毛才剛要回過頭來，而站在我面前的阿威看似冷靜，我卻在他放大的瞳孔裡看見自己墜落的樣子，我從來不懷疑那就是我，但我真的沒想過自己接近死亡的樣子，竟然是那樣平緩且漫長，我從來沒有經歷過如此長久的等待，直到清醒後躺在床上的乏味時間，我不斷回想整個過程的種種，才發現就在我意識被時間延遲到極限時，在我完全跌落至地面時，從人群的縫隙中看見了沙發上坐了一個人。

我總以為只要我回想起這個失落的環節，我是那樣想的，這種等待最後就會有個結束，這種想法持續好幾年，等到我長大，半夜躺在床上聽卻無法入睡時，我繼續摸索那段空白，那張神秘的臉，坐在一個詭異的位置，注視著我。往往，我只是陷入更空無的空白內而已，只好繼續凝視安靜的天花板，就像我當時躺在病房時那樣，當大人們圍坐我的病床前問我，你是怎麼從樓梯上摔下來的，是不是有人推你？

我跟他們說是坐在沙發上的人。

玄關

學校在教學大樓的五樓玄關擺了三座長沙發，黑色的合成塑皮材質，色澤暗沉，看起來很耐磨，方形的椅腳上面有幾何裝飾，即使雕工並不精美，也頗具巧思。若沙發擺放在任何一個暗色調客廳內自然有股協調感，空間洋溢著簡潔的洗鍊。但是，五樓玄關卻不屬於那樣的空間，天花板彈痕累累，營養午餐的番茄留下橘紅的汁液像一個傷口，到處滿是學童的腳印和掌紋，地板磁磚汗漬清晰可見，口香糖的黑痕像畸瘤般散布，行經這裡的人絲毫不曾留意周遭，他們專注在眼前更緊迫的事情上，因為這裡是玄關，只是通往其它地方的過度地帶。三座美感兼具實用的沙發也無法改變這個事實。

腋毛是第一個坐上沙發的人，也是第一個長腋毛的人，那是他的綽號來由，他很有種，就在班上都還在討論能不能坐的時候，他的屁股跟他的作業一樣隨便往椅墊上擺，蛇形彈簧幾乎沒有發出任何聲音，他刻意維持自己的坐姿不要顯得高調，但是從他不停抖動的面頰肉可以看出他的自滿。大家安靜下來，看他坐在沙發上，等待任何責罵和禁止，或者任何跡象。腋毛似乎很享受這樣的注視，虛榮壯大他的膽子，他乾脆躺下來，兩隻腿翹在椅背上，甚至連球鞋都沒脫。

「感覺怎麼樣？」有人問。

腋毛沒有回答，他挑起眉毛，拍拍椅墊，塑皮發出緊繃聲，撕扯整個玄關，

然後聲音消失在五樓的走廊，眾人因為腋毛突來的動作而鬆懈下來。有幾個人心裡產生動搖，其中趙雲便坐了上去，他打三國群英傳的功力一流，靠的是他天生洞悉情勢的能力，他坐得很驚扭，背也沒有靠在椅背上。

「舒服嗎？」香腸彎下腰問。腋毛依舊沉默，只是露出挑逗的微笑注視著他。

「嘻，比你用那大香腸尻槍還舒服。」趙雲故意虧他。大家都知道香腸那裡幾乎和一根肥香腸等長等粗，前陣子非常流行眾人強制調查他人的秘密，就連我的秘密也都被摸得清清楚楚。那遊戲就像是某種入會儀式，在他的秘密暴露並被人取笑後，成為秘密協會的一份子，有條不成文規定，受害者有權喊出下一位受害人的名字，於是他們之間流傳不同尺寸的符碼，未受過檢驗的人無從破譯。

「去你的蛋，老師來的時候，你最好清乾淨你挫在上面的屎。」香腸不悅。

「嘿，奶媽，你不是想要那張正版黑魔導的遊戲卡？」趙雲不理會香腸，對著奶很大的男同學問，他的頭很小，身軀以小五生來說卻異常龐大，特別是那副垂奶，趙雲目測應該至少有 D 罩杯，但是 D 罩杯到底多大他也不清楚，只是覺得這樣說很好玩。「如果你肯坐下來，我就送你啊？」雖然奶媽身材魁梧，個性卻十分溫柔，趙雲才有膽這樣污辱他。

奶媽佇立在原地沒有動作，坐下的第三個人開口，他聽見趙雲的話迅速坐下，他的臉形方正，角骨幾乎和三角板的九十度吻合：「我坐下了，那張卡能不能給我？」

「死棺材板，那是我和奶媽的事，不關你的事。」趙雲沒有把他的話說完，腋毛的腳踢到他的側腹，他嚇了一大跳，但沒有動怒，被踢的地方不怎麼痛，腋毛只是裝腔作勢，不過趙雲知道，他最近和棺材板似乎很要好，他要是再對棺材不敬，下次腋毛就會來真的。趙雲用手誇張的按住側腹，讓大家知道他沒事，然後抬起頭來抖掉猙獰的表情，他希望這個幽默的動作能夠化解來自腋毛的敵意。

「黑魔導不能夠給你，我給你別張。」這是他最後的底線，偷偷瞧一眼腋毛，他翻身換了姿勢。

「那還差不多。」棺材卑鄙得笑笑然後伸出手，趙雲見狀不甘願得伸出手來，他們拳眼上下敲打，然後互擊對方胸膛，這是遵守約定的手勢。棺材迅速拉了奶媽一把，他可憐的肥腿支撐不了他的重量，重心不穩跌在沙發上，膠皮深深凹陷，有一刻棺材以為沙發崩塌了，但是內部彈簧和繃帶，承受住奶媽的體重。奶媽在大家的笑聲中緩緩起身，他自己也在傻笑，棺材用雙手按下他，像壓跳箱那樣，沙發又再度凹陷。

笑聲停止前，香腸被豬哥亮推了一把，香腸急忙中手撐住牆壁，差點腹部撞上沙發，豬哥亮露出他招牌的兔牙尖聲怪笑。香腸運用反作用力，迴轉身體大力推豬哥亮一把，他往後踉蹌跌在另一名同學身上，又被推回來，他們兩交纏一起，大家聞到火藥味都興奮得團團圍住他們，舉起手來大聲叫囂。腋毛站在沙發上觀看好戲，棺材一邊大吼大叫一邊跳上跳下，至於趙雲一點興趣也沒有，還在因為失去卡片而生悶氣，而奶媽只是呆呆對著兩人傻笑。

忙亂中他們打到沙發上，豬哥亮臉紅的像頭豬，他身體本來就瘦弱，根本不

是香腸對手，只能盡力纏繞香腸，不給他揮拳的空間。

那時我站在遠處觀望，背部被汗水浸濕，想在情況失控前拉開兩人，我內心的矛盾難以看穿，要是破壞大家興致肯定會成爲眾矢之的，如果不出面阻止身爲班長的我難免遭受老師責難。我只好離開這裡，當作沒看到這場衝突，完全沒有參予其中，那我就能從兩難中全身而退了。所以我旋轉了腳後跟離開人群，朝另一邊的走廊走去，躲進走廊盡頭的廁所裡，我坐在馬桶上，等待上課鈴響，在垃圾桶裡揀出了兩根菸蒂，假裝自己抽著。

當我從廁所裡出來，有一人在鏡子前梳整頭髮，我站在他身後，發現鏡子裡的人是阿威，他把頭髮梳成中分的樣式，髮梢劃過眉毛，長到可以夾在耳後。沒有多看我一眼，他關上水龍頭走出廁所，外頭有幾名他的同伴正等著他，他們跟在阿威身後走了。我故意在廁所拖延了一些時間，因爲我不想走在他們的背後，阿威是年級的老大，我不喜歡他那副高傲的姿態。

豬哥亮和香腸的紛爭在我離去期間已經平息，現在他們兩個安穩坐在沙發上咯咯怪笑，好像什麼事也沒發生過。其它人也坐在沙發上喘息，穿堂頓時沉默一陣子。

「班長，你不想過來坐嗎？」腋毛說，他的腳翹在棺材的大腿上。這時大家的視線都聚集在我身上。對於腋毛的示好，我很受寵若驚，不自覺表現出了微微拒絕的姿態。我們的分別很清楚，他們是壞學生，我是好學生，好壞一起只會變成壞。腋毛的視線像 X 光穿越，凝視在我背後的一點，我感覺他似乎完全摸清我的心思。

棺材不懷好意的看著我，他對腋毛對我的善意無法認同，一副你別妄想的樣子。他挪動他的背，整個人陷在沙發裡，伸出長滿腿毛的黑腳。趙雲沒有任何表態，倒是香腸說，對啊，班長一起來擠肉啦——豬哥亮再次發出囁囁的怪笑。

「已經坐不下了，這張沙發沒那麼大。」

腋毛推了棺材一下，露出得意的笑，棺材不甘心得往趙雲身上擠，趙雲堆動奶媽，惹得豬哥亮又咯咯怪笑。在棺材和趙雲中間露出了一個空位，椅墊上還留著巨大的凹陷。

電腦教室

用完午餐後，我照例清掃了自己的掃地區域，拿著水果走上了走廊，四處看不見那幫人的影子。空空的沙發上，有一攤懶洋洋的陽光，還有其上懸浮的灰塵。那幫嘈雜的人居然下課時不在走廊上，走道被淨空的過於徹底，連空間感都消失了，我有種隨時會踩空的錯覺。那幫人似乎擁有擴充空間的能力，只要出現教室或者操場，其他人都可以感覺到自己給壓縮了，只想安靜的在一旁，不想惹他們的注意。爲此，我在上課時總不留情面的登記他們的名字，讓老師處罰他們的胡作非爲。記得有天下課，棺材和腋毛正在廁所外的走廊上玩傳接球，那是一顆夜市買來的小皮球，富有彈性和韌性，我之所以如此清楚是因爲，當我從廁所出來，那顆皮球招呼到了我臉上，我感覺眼前一片漆黑，鼻梁發出陣陣麻痺，我蹲下來摀著臉，我幾乎可以確定棺材是故意的，他正在報復，但是他跑來摸著我的背跟

我道歉的時候，我笑著說，怎麼那麼準，就那樣原諒了他。棺材也笑著說，不知道那麼準，我從他的表情感受到他的得意，但我摸摸鼻子離去。

就快午休了，若他們再不回到教室，我就會再次登記他們的名字。但我想起鼻子被球砸中的痛楚，決定去找他們，要他們回來。我沒在玄關發現他們，我離開無人的沙發，只好朝走廊盡頭走去。我看見電腦教室的門微微張開，外頭的鞋櫃上躺著亂七八糟的，他們的布鞋，我好奇的鑽進教室，平時這裡不上課是會上鎖的，不知什麼原因讓電腦老師忘記了。一排排的電腦螢幕面對無人的座椅，乍見之下我還以為自己進入了一艘宇宙船的太空艙，繞過地上延伸環繞的電線，我依舊沒看見他們的影子，只聽見他們的聲音從隔壁的控制室傳來。控制室是個神祕的小空間，一面牆壁上是一座機台，上面亮著紅色綠色的鈕，足以滿足任何一個孩童對於學校其實是大飛行器的想像。他們全都在那裡，分作兩堆在打仗，腋毛坐在角落的鐵椅上，翻閱一本熱狗偷偷帶來學校的漫畫。他們對於我的到來的反應即是安靜下來，短暫的對上眼後再度恢復吵鬧。

我說你們該回教室了。

但我的聲音被蓋過了。

我會報告老師。

我的聲音又被蓋過去了。

我衝入他們之中，平舉我的雙手。

仍然淹沒在他們之中，突然電腦老師走進電腦教室預先備起課來，他首先被門外的鞋子所迷惑，接著是控制室裡傳來聲響，就像我當初那樣，然而他走進控制室，想把我們全趕了出去。我向前跟老師解釋，他卻忙著大吼。腋毛先是溜了出去，但他沒有離開教室，他穿梭在成排的電腦之間，其他人見了也都學他，我看見他們像一群魚那樣悠遊在電線和插座之間，電腦老師站在原地無奈的喊叫。我跑出了教室，沿著彷彿隨時會踩空的走廊，跳動憤怒的心跳。直到午休的鐘聲響起，他們才不甘的離開電腦教室，那時電腦老師已經去找我們導師了。

午休結束時導師站在台上，他揮著藤條說，進過電腦教室的都站起來。

同學們彼此互看，過了一會，趙雲站了起來，他把手在背後磨擦，已經準備挨打。棺材也站起來了，帶著臉上的笑容裝出不在乎的樣子，棺材有些失望他不是第一個站起來的人。然後是香腸、豬哥亮、奶媽，最後連腋毛都站起來了。他們瞪著我，我以為他們會告訴老師，我也是在場的其中一名。我始終坐在座位上，他們在講台前排成了一列，向前攤開了手心，再收回時已經紅通通一片。

外掃區

自從失去了電腦教室的神祕小空間後，他們大部分的時間都窩在那幾張沙發上了。那張沙發就像他們的地盤，其他人避而遠之，不敢擅自靠近。有時只是太過接近，便會被他們吼著趕開，彷彿靠近就會將他們的位置佔盡。但當那張沙發上無人時，卻有種說不出的魔力，會讓人想在上面坐坐，感覺到自己的昇華。

腋毛舒適的躺在椅墊上，用一本書蓋住頭在小憩，沒有人知道他上課和下課加起來的睡眠時間究竟有多久，總之每節下課他就躺在那裏。棺材翹著腳打一

gameboy，趙雲在一旁喜歡一張一張攤開他的遊戲卡，他清楚記得每張卡得到的過程，有些辛苦，有些完全不費力，他對於卡片價值的認定因此比他人不同些。奶媽和豬哥亮都是卡片迷，即使他們早已看過不下上百遍趙雲的牌組，每次趙雲翻開一張卡片時，他們仍然面露驚奇的神色，彷彿他們是第一次看見。最後香腸，因為豬哥亮被卡片吸引而去，無人可欺負，懷裡藏一袋橡皮筋射沿途經過的人。

我便是在下樓途中給他射中的，我狐疑的看著他，想從他的舉動中尋找一絲玩樂的可能性，但他顯示出來的神態說是對於我的報復比較恰當，我迅速的離開他，不讓他有任何射出第二條橡皮筋的機會。在那之後，我經過沙發群時都盡量加快腳步，以免他們任何人注意到我。

有次體育課完，我提早回到教室，裡頭沒有任何一個人，玄關角落安靜如一幅畫，沙發似乎在邀請我。我摸著皮面，像是要把他們的氣息給拍掉，深怕沙發上的自己的和他們無異。只是在上面坐坐，不至於發生什麼吧，我想。我悄悄的坐在沙發上，那感覺真是美妙極了，感覺整個世界被我獨享了。不巧的是，一名同學在我沉浸在喜悅中出現了，他並非他們的一員，但是當他看見我坐在沙發上時，出於忌妒或是討好的心態，他竟然告訴了腋毛他們。讓我每次經過沙發上的他們時，心裡頭就感覺愧疚。

某日阿威從走廊那頭走來，他對腋毛說，這個沙發不准坐，他和腋毛是有交情的，所以他講的很平緩，他解釋，他的導師說這是給外賓坐的，不是給你們學生坐壞的。

腋毛聽了站起來，連聲點頭，其他人也跟著他站了起來。阿威很滿意的拍拍他的肩膀，帶著他的跟班走了。他們幾個互看著彼此，不知是想坐下，還是繼續站在那裏，對於平日棲息的場所突然就失去了，他們處在一片錯愕當中。因為對於阿威的懼怕，他們只能偷偷坐上沙發上，而後來他們也發現，阿威所說的不能坐，是只要他出現的時候沙發上沒人就好了。所以當阿威又從走廊那頭過來時，他們就趕忙起身，我想阿威確實看見他們剛才坐在沙發上了，但是當他經過時他們都站立著熱烈的向他問好，他便當作沒看見，享受著他老大的光環再離開。

對於阿威的懼怕，我想無論是整個年級的人，他的跟班，像腋毛那樣膽大的人，甚至老師都微微顯露了出來。

我記那次昨晚下了一場暴雨，外掃區混亂不堪，早自修清掃的人也沒有辦法清理完畢，於是在第一堂課上，老師宣布，班上最麻煩的那群傢伙，腋毛、棺材、趙雲、香腸、豬哥亮和奶媽這次學著去清理麻煩，去清理外掃區的爛攤子，但是，總得有人督促你們，班長，就是你啦，你要負責好好看緊他們，有誰搗蛋就給我回報。

我們一行人浩浩蕩蕩，拿竹掃把、畚箕、大垃圾袋、鐵夾和竹耙等用具，像一群打戰的士兵來到滿目瘡痍的戰場，地上全是斷掉的枯枝和打落的葉片。他們因為不用上課顯得非常興奮，但我告訴他們，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工作，希望好好配合，早點掃完，或許可以在底下多待一陣子。這是我開出的，讓他們乖乖掃地的條件。

他們似乎非常渴望這個難得的，自由的時光，不到半節課就把整個外掃區整理完畢，堆起了一堆枯枝落葉。他們便散落在各處，自己找樂子去了。我想我至少可以給老師交代了，於是蹲坐在地上休息，空氣中滿是腐葉的過氣秋天的味道，旁邊小水溝裡都是因為下雨而跑出來的蝸牛和蛞蝓，無聊之際，我用竹掃把柄壓碎了一隻，第二隻，打算以此度過半節課的時光。這時有人站在二樓朝我們大喊，我嚇得丟下了手中的掃把，趕緊起身，原來站在樓上的是主任。

你們在這幹什麼，不想上課是不是，以後長大要撿角啊。

你們那些都給我過來。

我們在底下站一排，沒有空檔可以解釋。

說，你們幾班的，名字，我要打電話給你們家長，說你們不上課，在這裡混。

那時阿威突然從走廊那頭過來，似乎有事告訴主任。主任回過來和她講話，我們聽不見，他們對話的樣子像極了一對母子，過一會她又轉過來吼，你們站那什麼樣子，你們看阿威站在什麼樣子。阿威站得直挺挺的，面無表情，對於底下的我們無動於衷。主任現在連我們的站姿都看不慣了，我的眼淚幾乎奪眶而出，從小到大我從來沒給師長這樣罵過，我一直以來都是以好學生的形象出現在老師眼中的，在這一時刻卻被深深的誤解了。我忍不住哭泣，這沒有減緩主任的音量和聲勢，她反而厭煩起來了。我淚眼矇矓的朝上仰望著，想尋求任何的幫助，卻只看見阿威看著我，一下子，連他的身影我也看不見了。

玄關 2

趙雲和香腸又玩起老把戲，他們相互猜拳，輸的人就要被「加熱」那裡，現在趙雲一副賤嘴賤臉把右手伸進香腸的褲襠，左手在褲外按住相對位置，不久後褲襠就膨脹起來。趙雲將身子壓過去，稍微檔住手部的動作，以免從樓梯上來的人看見，香腸瑟縮一下但沒有抗拒，趙雲調整好姿勢，就像在玩手拉坯一樣，香腸笑出聲來，趙雲幹聲回去。

「你娘哩，兩個變態又再亂搞。」棺材走過來踢了兩人一腳。

趙雲不甘示弱也還他一腳，但他沒有忘記控制力道。棺材幹了他一聲，但似乎沒有生氣。「你們兩個這樣是有什麼好玩，要玩就找多一點人玩。」說完棺材把旁邊的奶媽硬推過來。「這還差不多吧。」趙雲運氣不錯，他那裡還是冷的，但是他沒有盡興，因為他幫棺材加熱的時候，不能用力，棺材對他卻可以，他只好把火力都加在奶媽和香腸那裡

他們四個人玩得非常爽快，尖聲怪叫引來豬哥亮加入，但是他運氣實在很背，連輸了四次，讓他那裡很受不了，於是他暫停一輪。剩下四人也沒什麼樂趣可言了，眼看沒戲唱，大家都意興闌珊。

「我們找女生來玩啊。」棺材提議。其它人瞪著他，然後豬哥亮咯咯怪笑起來。越雲也跟著笑了，奶媽也笑了，最後棺材自己也笑了。

「那要找誰來玩啊？」豬哥亮停止怪笑才說。其它人停止了笑容，都露出一副苦惱的表情。大部分女生都躲在教室裡聊天，除非要追打哪個白目的男生才會跑出教室。豬哥亮想到那裡被女生撫摸，感覺一陣酥麻，彷彿已經有一隻纖細的

手握住，但是那飄然暢快一下子就被幻想的空虛感淹沒，只剩下綿綿細細的哀愁。眉毛在他的臉上下墜，撐出一道衰臉。

「對啊，找誰來玩啊？」趙雲的回應只不過是想忽略那種感覺罷了，並沒有任何意義。「棺材你去找腋毛商量一下。」

「別傻了，腋毛才不想理，他只玩。」棺材說。他的語氣洩漏不快，沒人想信任他有能力處理問題。他越想越不是滋味，即使沒有任何點子，他還是裝出機靈貌拍拍趙雲的肩膀：「我有辦法，教給我來辦。」當大家表現出佩服的樣子，他幾乎忘掉自己的心虛。這時隔壁班的甩ㄋㄟ正通過玄關，白色運動服下有一道大黑洞，會把所有男生吸進去。甩ㄋㄟ出名的恰北北，大膽辛辣，軟弱的男生都被她吃得死死，豬哥亮曾被她壓在地上狠揍一頓過，原因已經忘記，他也不敢記得。

「甩ㄋㄟ，這邊來啲，有好玩的。」棺材見機不可失，硬著頭皮喊，深怕剛剛的虛榮消退。甩ㄋㄟ好奇走了過來，豬哥亮讓出位置，讓她擠進圈裡。

「我們在玩加熱遊戲，怎樣，有沒有興趣？」棺材跟她解釋遊戲規則。「輸了就摸那裡，至於你喔，」頓口氣，棺材瞄了甩ㄋㄟ一眼，甩ㄋㄟ突然警覺性用雙手互住胸口。「看著辦囉。」

「好啊，」甩ㄋㄟ答應的速度令在場的人驚訝，豬哥亮嚥下一口口水，聲音有如潛水員吐出的氣泡，大家望著那氣泡緩緩上升。「不過，有個條件，我想要你們班那個班長加入。」氣泡在眾人頭頂爆破。「聽說他還穿三角的是不是？」耍ㄋㄟ露出頑皮又邪惡的笑容。

電腦教室 2

他們來找我的時候，我正從教室後方書櫃裡拿水滸傳的漫畫本，打算午休的時候讀。

「班長讀書啊？」棺材側身擋住我的去路，「沙發上比較舒服，恩？」

我一時搞不清楚狀況，趙雲已經攀住我的袖子拉我出教室，豬哥亮在後頭推著我的肩膀，然後香腸一把把我按在沙發上。我馬上站了起來，香腸又把我按了下去。

「我怎麼了？」

「沒怎麼。」

棺材說：「我們想通了，不應該記那點小仇，大家都知道，班長總是要做表率。」

「我很抱歉，我……」

「別想了，還給你留位置呢。」香腸說。

他們圍著我，只有我一個人坐在沙發上，沒有任何去路。我深怕他們又是找我碴，趁我不注意又要給我修理。所以我又站了起來。

「你別怕，不是騙你的。」這次換棺材把我按下。「腋毛都認同了，是真的，如果有你我們也會比較安心，我們自己也覺得有些過分。」

即使如此我還是相當不放心，但如果這都是真的呢？要是我搞砸了，就不會

有另一次機會了。

走吧，棺材示意，趙雲抓起我的衣袖，豬哥亮推著我的肩膀，我在還沒搞清楚狀況前，就被他們帶到了電腦教室裡。腋毛坐在地板上，對我打了招呼，他們其他人看起來相當不安，顯得特別安靜，我那刻有了想逃走的念頭。過一會甩ㄋㄟ走進控制室，她徹底打量著我，露出不懷好意的笑容：「原來你為人正直，也喜歡玩這套喲。」我不懂得她想表示什麼，但我露出的微笑似乎更讓她誤會了。頓時控制室變得吵雜，不知何時他們都圍了上來，我不得不加入他們的遊戲之中。香腸搓揉著雙掌講起遊戲規則，我的耳多像被捏過般紅了起來，我瞪了耍ㄋㄟ一眼，她今天穿著白色運動服，胸前有著陰影，從棉線中隱約露出胸罩的顏色，她沒看我，或是沒有意識到我正看她，專注聽著香腸講解。我的下體緩緩衝血，四周的體溫簇擁著我，香腸此刻講到規則最令人害臊之處，他們對著天花板歡呼。我明白這遊戲的不恰當，但我始終沒有離去，我發現我居然渴望觸摸一名女生的胸部，除此之外，什麼都不在乎。我來不及訝異，遊戲開始了，每個人臉上表情都相當奇怪，我們都清楚這個遊戲並不公平，六比一，耍ㄋㄟ怎麼玩她都輸，然而誰會是最贏的那位。第一場，是香腸贏了，輸家是趙雲，香腸大大捏了一把，趙雲痛的直喊髒話，但是他說沒事繼續下輪。之後幾輪大家心照不宣，豬哥亮、香腸還有棺材都被加熱了，被羞辱的怒氣出現在他們臉上，隨著每一輪力道都在增加。耍ㄋㄟ徹底忽視我的存在，我便偷偷瞄著她呼吸起伏的胸部，隨著她拍手和呼喊，像雲彩般變換著不停的樣子。恍神間，香腸被壓到了地上，耍ㄋㄟ如願的贏了，她蹲了下來，背遮住了我的視線，香腸的身體蜷曲了起來。耍ㄋㄟ站起來捲起袖子，香腸滿臉通紅，一邊笑著一邊回穩身子，他褲檔明顯凸出一塊。我們馬上下一輪遊戲，又下一輪，我們成了一群瘋狂的賭徒，頭髮因為汗水濕淋糾結，霧氣般的肉體觸發著我們的想像，耍ㄋㄟ像是某道隱身其中的影子，當我們的想像越深入，她的形象就離真實越來越遠，和我們彼此內心的渴望接近。我發現我和他們無異，卻沒有任何反感，只想把手伸進迷霧之中，撫摸一種真實。突然，六把剪刀比一匹布，空氣凝結成水滴，耍ㄋㄟ退後了一步，但她沒有反悔，等著我們猜出贏家。那時我已預感是我，所以當我看見結果時，覺得毫不意外。棺材順時譙出髒話，腋毛踢了牆壁一腳，其他人抱著頭，但我都不在意。意外的是，耍ㄋㄟ這時對我眨眼睛，我毫不避諱的盯著她的胸部，這時我看見的都只剩我的想像了，我看見她的堅挺的乳頭，看見浮出的紫色小血管在蒼白的肉裡奔流，透出皮膚淡淡的血色。快啊，快啊，他們喊，我遲疑的走上前，耍ㄋㄟ往後退，我向前，她就退後。香腸推了她一把，耍ㄋㄟ轉身狠狠給了他一巴掌，就是那時迷霧散去了，兩個人交纏在一起，腋毛出手要他們分開，也被踹到一腳，場面混亂了起來，現在他們三個混在一起了，我分不清誰在對抗誰。棺材扯到了香腸的手，但是耍ㄋㄟ在他的手上咬了一口，棺材放聲大叫，豬哥亮槌著耍ㄋㄟ的頭，腋毛旋身卻撞到了他，他的頭被他們交纏的身軀按在牆壁摩擦，他們打起了混仗，把剛剛受到的屈辱都發洩在對方身上。我那時簡直不在場，還待在自我的想像裡，無力的站在一旁。後來不知怎麼結束的，耍ㄋㄟ撂下狠話走了，眼中還帶淚，其

他人蹲坐在地上喘氣。先是腋毛笑了，我摸到了，他說。棺材也笑了，然後香腸、趙雲、豬哥亮還有始終在一旁沒有加入的奶媽也笑了，無論他們是否觸摸到了。

玄關 3

我就那樣得到了在坐沙發上的默許，起初這讓我感到奇怪，當我獨自坐在上面看書時，常會因為經過的人而分心，我仍然認為自己和他們是不同的一群。我發現我可以在他們做亂時，以直接勸阻的方始代替報告老師，就可以達到維持秩序的目的。雖然通常只能維持一下子，不過我們之間的對立確實有助於改善我身為班長的壓力，以及他們常被打到通紅的手掌心。

那一次中午，我又帶著書坐在沙發上讀，腋毛照舊睡了，棺材仍沉迷電玩，豬哥亮、趙雲及奶媽賞玩著卡片，香腸獨自在角落發呆，偏斜的日光照射在我們身上，祥和的午間時光慢慢發酵沉香。我徹底進入了書中的世界，那時我正看梁山的好漢被政府收編了，四處南征北討，喜愛的英雄一個個死去。所以當我看見結尾，那些戰場上的墓碑不由得感傷，但我滿足的放下書本。我發現情況不妙，沙發上一個人也沒有，抬起頭來甚覺陽光燙人，一人佇立在光線中。人群都在玄關之外，我看見腋毛、棺材、豬哥亮、香腸、奶媽和趙雲不安的看著我，我沒見過他們這幫人害怕的表情，連老師打人時也沒有。

光線中的人，瞪著我，眼神冰冷，空曠的玄關就他一人。

我努力辨識著他，或許一陣烏雲正好從空中飄過，陽光消失了，阿威出現在我眼前。

我被電流燒焦般跳了起來，抱歉，我說。

他瞪著大眼，非他由上往下在外掃區瞪我的神情，緊捉著我害怕的瞳孔盯著。

他挾著巨大的空間朝我逼近，我就後退。他距離我有兩公尺，但我卻覺得他的拳頭會直接打在我身上。我把手護在胸前，抱歉，我又說了一次。

他仍然在逼近，我感覺自己這次真的會在走廊上失足了。

抱歉，抱歉，抱歉，抱歉，抱歉。我每講一次，就後退一步。人群也不敢靠近，他們彷彿懂得安全的界線而往兩旁退開。

我的腦海完全搜尋不到任何言語，我是個好孩子，我努力維持秩序，我成績很好，我沒有挑釁別人，也不跟別人打架。但是阿威現在是那個正義之人，他仍然步步朝我接近。每一吋靠近，當讓我覺得自己是個有罪的人。

他停住了。

但我不知為何我仍然往後退。

我發現棺材張大了嘴巴讓我看見他的懸雍垂，熱狗抓住了豬哥亮的肩膀，趙雲的褲子上出現皺摺顯然他想上前拉住我，奶媽滿臉贅肉的表情茫然，腋毛才剛要回過頭來，耍ㄋㄟ這時也鑽出了人群眨著迷人的眼睛。我發現自己的後腳踩不到地面，身體往後傾倒，柔軟的撲倒在空氣中，我就那樣從樓梯口跌落。什麼空間都沒了，我在一片虛無中翻滾，台階狠狠的砸在我的額頭上，我的嘴裡有些掉落的東西跟隨我的翻滾，那是斷裂的牙齒，還有我的手無助的在空氣中揮舞，卻沒有任何依靠，我等待著一切結束，身體就像被壓在洗衣板上不停摩擦，腦袋裡

竟是撞擊聲，緩緩減小，最後什麼也沒有了。

而我最後的發現，就是沙發上那個坐著，不知名的人影。

我告訴他們。

其他目擊者也是這樣說的，他們圍在病床前說。